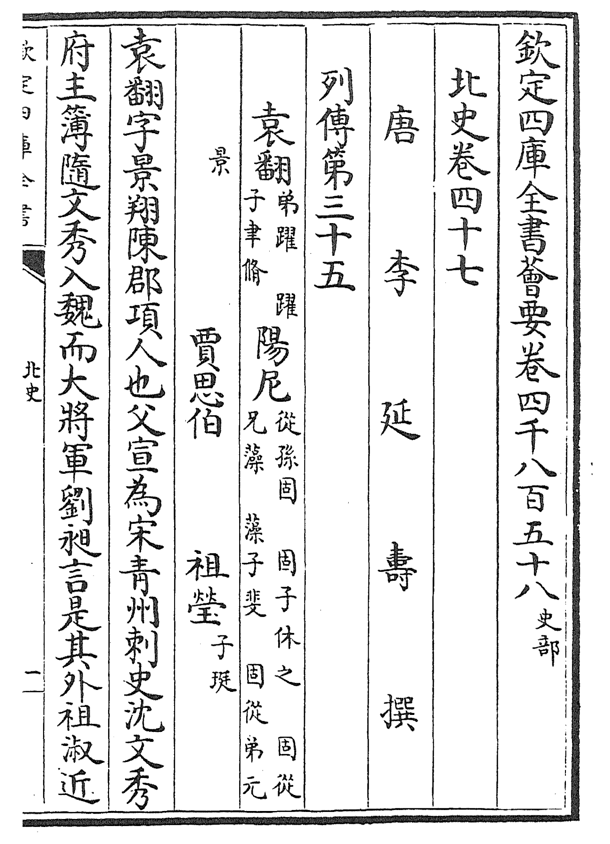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五十八　史部

北史卷四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五

袁翻 弟躍　躍子聿脩　陽尼 從孫固　固子休之　固從兄藻　藻子斐　固從弟元景　賈思伯　祖瑩 子珽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淑近

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為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録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竝在議限又詔太師彭

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青州刺史
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
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
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
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可知之按周官考
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
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
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别然推其體則無九

室之證既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

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竝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甲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

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鑚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歴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説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横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桒者也又北京制置求皆允怗繕脩草創以意良多事移化變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

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輙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後議遝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叡

明纂御風清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革面比屋歸仁縣車劒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兹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埸統戍階當即用或逢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溫卹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合抄掠若遇强敵

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徵觧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貨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埸頻年已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

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脩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奬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

捍禦貪惏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
顯戮用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
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
審沮勸亦明庶邉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
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為靈太后所責出為
陽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神龜末遷涼州刺史
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竝以國亂來降朝廷問
安置之計翻表曰今蠕蠕内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

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然吏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而河西捍禦强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竪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竝宜存之

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輙陳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雖外為署蠕蠕之聲内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

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髙車之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奸回返覆孤恩背徳者此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河奪我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求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閲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

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令之豫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内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遷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黄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

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為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為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内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曾宴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

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寳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事翻弟躍

躍字景騰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篤交友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

頗不盡禮躍為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
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
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
世無子兄翻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
性深沉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丈人尚書崔休
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
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

稱之累遷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録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娉太原王乂女為妻而王氏以先納陸孔文禮娉為定聿脩為首寮又國之司憲知而不劾免中丞尋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為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為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

連競欲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立碑斂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記功德勅許之尋除都官尚書聿脩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為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時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重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音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媿

蓋亦由彥深接引為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為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讟然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初聿脩為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卲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為清郎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兖州時邢卲為刺史別後送白

紬為信聿脩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道喪若違忤要勢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入周位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為熊州刺史卒子知禮大業初卒於太子

內舍人躍弟颺卒於豫州冠軍府司馬颺弟昇位正員郎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恚為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祕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為國子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舉為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

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
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為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
陽太守未拜坐為中正時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
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
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
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為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承慶從弟固
固字敬安性倜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劒客弗事生産

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
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
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啟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
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
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
遷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
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
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强幹弱枝以立萬世之

討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飡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歛修學宫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絶談虚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茂哉初帝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髙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踈薄而王畿人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

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宣武末中尉
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
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
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
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
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
且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大不悅以此銜
固又有人間固於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遂闔門

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為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司閒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喈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責焉攻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子實無罪何騁汝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

愚維余小子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己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囙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籧篨戚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姤以通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

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借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其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明帝即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考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硤石救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

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後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毁疾杖而能起練禫之後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奏懌之遇害元乂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以嘗被辟命遂獨

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嘆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撾撻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後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軍又典科揚州勲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

剛直雅正不畏强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没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斂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勑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之

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初為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彦等潛歸京師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别去俄而葛榮邢杲作亂伯

彥等咸為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
莊帝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啟休之
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普
泰中為太保長孫承業府屬尋敎與魏收李同軌等修
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略樊沔請為南道軍司俄而魏
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齊神武亦啟
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
神武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文襄以為大行臺

郎中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為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録荆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先是中書專主綸誥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為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為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

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懐屬書而盈把
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啟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歷尚
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黄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
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為相國齊
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為人心未一且還并
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踈放使還遂説其事鄴中
悉知後高徳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
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脱誤左遷驍騎將軍積

其前事也文宣郊天百寮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
棓時魏收為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
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
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
封始平縣男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為
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竝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
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為非及至郡復
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為其失仁義今

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爾在郎
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
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遵彦與休之等款狎相遇中書
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嚬眉而已他日遵彦謂
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
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哀詐泣
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政
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為政教之

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年出為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為光禄卿監國史尋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而不見調休之引為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閑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

壽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左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才名為人物所傾服外如疎放内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為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矜期好遊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為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羡焉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為文襄所親

任埶傾朝列休之未甞請謁暹子達挐幼而聰敏年十餘巳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挐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烈其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令其子辟彊預修御覽書及珽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隙及鄧長顒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

居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貶焉魏收監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西胡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勑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便諷動内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蠻奴何忽此授凡此諸事為識者所譏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

不華靡亦為典正魏收在日深為收所輕魏殂後以先
達見推位望雖髙虛懐接物為搢紳所愛重周武帝平
齊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
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宗散騎
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黄門侍郎李
孝貞給事黄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黄門侍郎顔之推通
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
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

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尋除開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三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咒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

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子辟彊字君大性踈脫又無
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為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為尚書
水部郎中休之弟緗之天平中入關次俊之位兼通直
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
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
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
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
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固從兄

藻

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賜爵魏昌男累遷瀛州安東府長史以年老歸家為賊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幽州刺史子斐

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兖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偘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

欲名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偘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瀾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壑以為公家苑囿斐書答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

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
北豫州刺史謚曰簡子師孝中書舍人固從弟昭
昭字元景學涉史傳尤閑案牘為齊文襄府墨曹參軍
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㥄為崔暹
所告元景劾成其獄頼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為
告而順旨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草
詔冊并授官未畢而文襄殂罷府天保初除給事黄門
侍郎後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内史卒

於郡文集十卷子靜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
牘仕齊位三公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
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
中書侍郎頗為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
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
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
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

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
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
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
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明帝時拜涼州刺
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
人徐紇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
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
議曰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

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
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
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
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
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
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
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
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爾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

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

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
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為通典九
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
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援
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
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
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
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

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髙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説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

議後為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
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
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
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
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當世以為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為
元乂所寵論者譏其趨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
左僕射謚曰文貞子彦始武定中淮揚太守思伯弟思

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為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元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男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謚曰文獻初思同為青州别駕清河崔光韶先為中從事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韶亡遺誡子姪不

聽求贈思同遂表諡光韶操業特蒙贈謚論者歎尚焉
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兾隆精服氏學上書
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駮兾隆乖錯者一十餘
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
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兾
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兾隆說竟未能裁正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為平原太
守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

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為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户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

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旣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為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賾以王元長為子良法曹今為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勑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

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

吳子所屈為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為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郎李崇為都督北討引瑩為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為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勑名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為殿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為顥作詔罪狀

尒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尒朱兆入焚燒樂署鍾石管弦略無存者勅瑩與録尚書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及孝武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神武因名瑩議之以功進爵為伯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已用而

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戹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珽襲

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為當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聞之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時

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
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為時人傳詠珽性踈率不能
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
納豐於財産又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
儛為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
為聲色之游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
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嫗擲樗蒱賭之以為戲樂參軍元
景猷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

靜帝故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
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
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為倉局之間致請
於陳元康元康為白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
事攝典籤陸子先為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
粟十車為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署歸罪子
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
孝徵所為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

酒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為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奸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騮駒奸耳順尚稱娘子于時諠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為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

不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蒱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啟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刓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絶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

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諶季璩等叔諶以語楊愔愔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盜官遍

略一部時又除珽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
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闕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
録珽付禁勿令越逃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寛往喚珽受
命便爾私逃黄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
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
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
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
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

寛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名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懐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隂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技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為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為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為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

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啟為孝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三省斷珽奏事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為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為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南使入聘為申勞使尋為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

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祇奉武成於天保頻被責怒
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
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
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成以後主
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
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
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
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

君且徼說令主上相解斑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斑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遥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

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遥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内外交通共為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謡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

宫乎帝益怒以刀鐶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寛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爾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謂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傅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

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
宸於巳及子俱保休祚㝡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
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
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别駕張奉禮希大
臣意上言珽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
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為深阬置諸内苦加防禁桎梏不
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
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

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媪弟悉達書曰趙彦深心腹陰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真可馮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帝從之入為銀青光禄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

仍說陸媼出彦深以珽為侍中在晉陽通密啟請誅琅
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
陸媼為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謂人曰
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
珽為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
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
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修築陸媼自往案行
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遥見竊駡云多事乞索小人

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邉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
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
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謡言聞
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
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謡云高山崩槲樹舉盲老公背上
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
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
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

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啟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媼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顔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

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州録事參軍
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
總知騎兵外兵事内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
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
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
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内外稱美復
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
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

竝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為致安之方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以益疎

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分疏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閤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

公直為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斑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靖坐街巷禁斷人行鷄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斑忽令大呌鼓譟聒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斑乘馬自出令録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為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斑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

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為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

之徒竝降階攝職吏遞司賞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羨

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所重大

寧中以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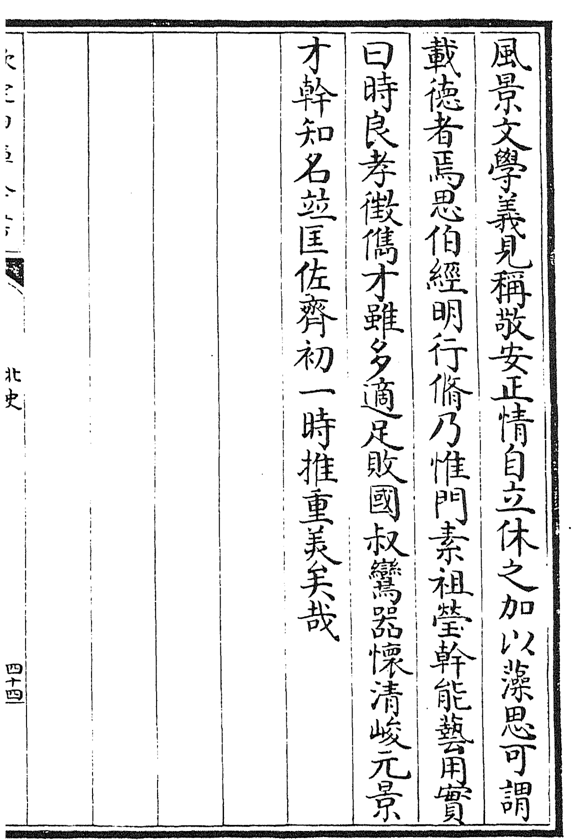
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為奏官茂

乃逃去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

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為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

終宕州長史

論曰袁翻弟兄可為一時才秀聿脩行業亦乃不殞家



風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澡思可謂
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脩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
曰時良孝徵儁才雖多適足敗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
才幹知名並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北史卷四十七

北史卷四十七考證

袁翻傳籍獸以自給○籍一本作藉

聿修傳出為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鄉監本訛卿今改正

楊固傳集寮屬饗宴○饗監本訛響今改從南本

巧巧佞佞一何工矣○巧巧佞佞南本作巧佞巧佞

休之傳先是中書專主綸誥○誥監本作言今從南本

少年頗以峻急為累○監本缺少字今從閣本增入

我非蠻奴何忽此授○監本脫蠻字今從閣本增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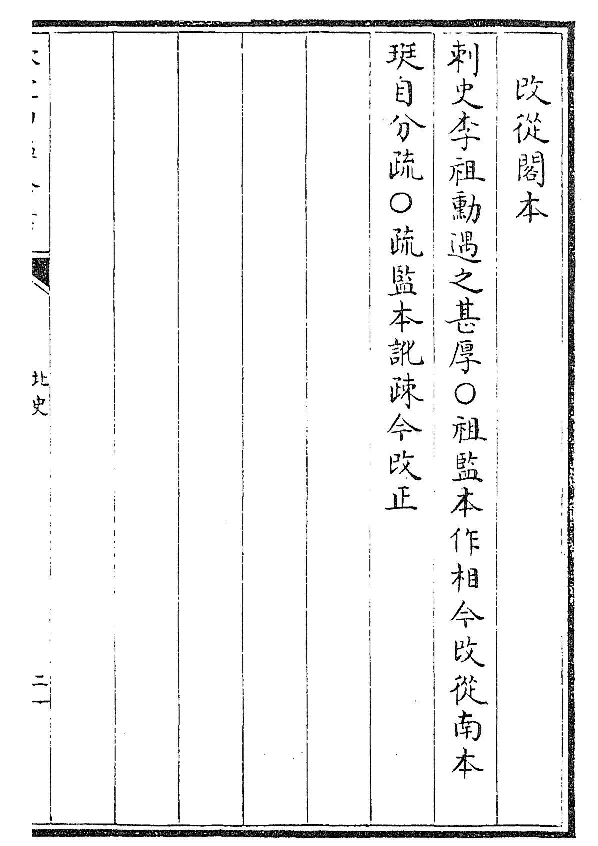
賈思伯傳毋言之以明其制同也○毋監本訛牙今改正

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于其中○教學監本訛學教今從蔡邕本文改正

公令貴重寧能不驕○貴監本訛責今改從南本

祖瑩傳幾為吳子所屈○吳監本訛矣今改正

珽傳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增監本作曾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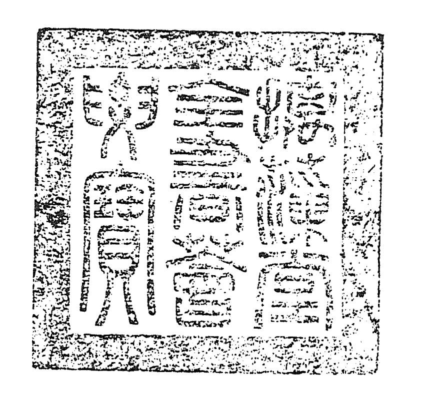


改從閣本

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祖監本作相今改從南本

珽自分疏○疏監本訛踈今改正

北史卷四十七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子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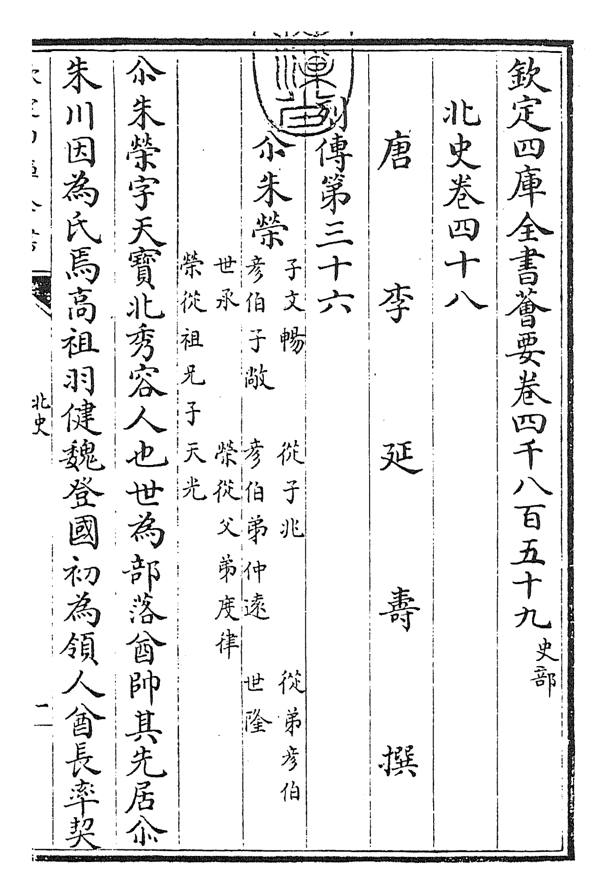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四十八
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五十九 史部

北史卷四十八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六

尒朱榮 子文暢 從子兆 從弟彥伯 彥伯子敞 彥伯弟仲遠 世隆 世承 榮從父弟度律 榮從祖兄子天光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尒朱川因為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為領人酋長率契

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
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
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
剗内差近京師豈以沃瘠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
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
代勤繼為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
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
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

何忍加罪部内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為常卒謚曰莊孝莊初追贈太師司徒公録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咒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覺滋盛色别為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輙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将軍秀容第一領人酋長

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明帝時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卒謚曰簡孝莊初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决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為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為汝耳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

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
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
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
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
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
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於是北捍馬邑東塞
井陘尋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
匡朝廷抗表云今海内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

鴆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末言之兒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名宗親推其明德於是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兄彭

城王邵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渚度
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即位詔以榮為使持節
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
右太原王及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
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
譎朝士共為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
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
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又命二三

十人拔刀走行宫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帳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部高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相與為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沉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云能為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儁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竝當世辭人皆在圍中耻是從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

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尒朱氏興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爲已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既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爲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

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戍北來之人皆乗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轝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明帝嬪欲上立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黄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

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悅於時人間
猶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
情駭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
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謝愆無上王請追尊帝號
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
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
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
死詔從所表又啟帝遣使巡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

士逃亡者亦稍来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
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
之官參論國政以為常式五月榮還晋陽乃令元天穆
向京為侍中太尉公録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
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為皆由其意七
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
刺史李神儁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
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

色乃令其衆辮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竒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賫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榮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

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兎起於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既而竝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兎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已是道武皇帝葛榮乃奉

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户通前滿十萬為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為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乗虛徑進滎陽虎牢竝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榮聞之馳傳朝行宫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趣榮為前驅旬日之

間兵馬大集天穆亢平邢杲亦度河以會車駕幸河内
榮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即度議欲還北更圖後
舉黄門郎楊侃高道穆等竝固執以為不可屬馬渚諸
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榮乃令都督尒朱兆等率
精騎夜濟顥奔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
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户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榮尋還
晉陽遥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静莫
不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

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寃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神儁以階縣不奏别更擬人榮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儁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啓北人為河内諸州欲為犄角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

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遣如何啓數人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内妃嬪甚有妬恨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日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兄止自不為若本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既外廹强臣内逼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為貴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

二州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
豳涇榮遣其從子天光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
侯莫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
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
大懼乃進討連破之禽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闕天光又
禽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
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為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
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

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觧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耶遂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而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廻避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勲業宜調政養人榮便攘

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
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奴走禽獲便
休須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内何宜今日便言勲也
如聞朝士猶自寛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蒿原
令貪汚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
塡六鎮廻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
蕭衍若降乞萬户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
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廵四方觀風

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悟為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己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輙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嫠來向京言看皇后娩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

楊侃李彧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留中書舍人温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為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

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欵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又北人語訛語尒朱為人主上又聞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

昔長星埽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又榮下行臺郎中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求聞帝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其為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

得此女婿力𡹎又云榮慮陛下終為此患脫有東宫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帝既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陽王𡹎及楊侃𡹎觧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觧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来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将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

獵挾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台中書舍人温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況必不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尒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

復殺意城陽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或能狠戾傷人臨
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
天穆竝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
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
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
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
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
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竝御牀西北小牀

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啟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脫止以馳射為伎藝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

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為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海王彧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令為敕勤儛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廻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慍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手每有顰嫉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之披陳不已發怒即射殺之曽見沙彌重騎一馬縈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節閔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

黃鉞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劒三百人轀輬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又詔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世隆作色曰卿合配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翦唯命衆為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廟庭菩提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節閔帝初加贈司徒謚曰惠菩提弟义羅武衛

將軍梁郡王尋卒贈司空公乂羅弟文殊封平昌郡王
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文殊弟
文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葛賊之勲進爵為王其姊
魏孝莊皇后及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
暢由是拜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賔
客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
禮房子遠等相狎外示盃酒交而潛謀害齊神武自魏
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

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共奉文暢為任氏家客薛季孝所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弟文略以兄乂羅卒無後襲乂羅爵梁郡王文暢事當從坐静帝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齊文襄甞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聦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

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横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横笛謡詠倦極便卧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

奏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常彭伊霍盖由是也

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趫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窮巖絶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孝莊即位封潁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

邪杲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子冠受禽之進破安豐王延明顥乃退走莊帝還宫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尒朱榮死兆自汾州據晉陽元曄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尒朱家欲度河用爾作灅波津令為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馬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度是日暴風鼓怒黄塵張天騎叩宫門

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擄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具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

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藺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
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
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反事尒朱
也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度必退還吾乘山東下
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禽俄而兆克京師孝莊幽縶
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
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所在當於路邀迎唱大義
於天下騰遇帝於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聞帝已度於

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內兆怒不納而帝遂遇弒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廻師禦之頻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神武神武晉州寮屬竝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討破斬之

及節閔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録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以是榮所終之官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神武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拒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兆屯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反間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来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

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

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軍大敗兆與仲遠

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節閔納兆女為皇后

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兆與

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

其年秋神武自鄴進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於秀容神

武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

於樹神武收葬之兆勇於戰鬬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

其膽决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弟智彪
節閔帝封為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禽之後死於晉陽
彦伯榮從弟也祖侯真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
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彦伯性和厚永安
中為榮府長史節閔帝潛嘿於龍花佛寺彦伯敦喻往
來尤有勤欵帝既立尒朱兆以已不豫謀大為忿恚將
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鷙慰兆兆猶不釋世隆復令彦伯
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讌彦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

子恭黄門郎賓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為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為今日之忻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爾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鉤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後封博陵郡王位司徒公于時炎旱有勸彥伯鮮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故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世隆不

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長孫承業等啟陳神武義功既振將除尒朱節閔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縣首於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謡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竝驗子敞

敞字乾羅彥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宫中年十二敞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敞解所着綺羅金翠服易衣

而追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牀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追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遂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數年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後為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第置于家厚資給之隋

文帝受禪改封邉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政號嚴明吏人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輅車歸河内卒於家子最嗣

仲遠彦伯弟也明帝末年尒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啟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為姧詐造榮啟表請人為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及孝莊即位封清河公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竊見比

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令

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亦奬關京之日任有司裁奪

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尒朱榮死仲遠勒其

部衆来向京師節閔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

書令鎮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節閔帝覧

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大將軍

兖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峻壑大宗富族

誣之以反没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

之河流如此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無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强莫比所在並以貪虐為事於是四方觧體又加太宰觧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為無禮東南牧守下至人俗比之豺狼特為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神武尒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神武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貳狼狽遁走

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尋乃奔梁死於江南

世隆字榮宗仲遠弟也明帝末兼直閤加前將軍尒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榮乃遣入榮舉兵南出世隆遂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之立世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元顥逼大梁詔為前將軍都督鎮虎牢顥

既克滎陽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廵及車駕還宫除尚書左僕射攝選莊帝之將圖尒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為匿名書自牓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黄門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毁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怱怱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絶河梁世隆乃

兆遁攻建州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至長子與度律等
共推長廣王曄為主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為事類赤
眉曄以世隆為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
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
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劒嗔目詞色甚厲世隆遜
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
隆與兄弟密謀慮元曄母干豫朝政伺其母衛氏出行
遣數十騎如刼賊於京巷殺之公私驚愕莫識所由尋

縣牓以千萬錢募賊百姓知之莫不喪氣尋又以曄踈遠欲推立節閔帝而度律意在南陽王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為僕射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聦鮮又畏榮深自尅勉留心几案傍接賔客遂有觧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為令常使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宅聽事東西别座受納訴訟稱命施行旣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羣小隨情與奪又兄弟羣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貪

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節閔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為之贈其父買珍相國錄尚書事大司馬及齊神武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强不以為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等敗於韓陵世隆請赦天下節閔不許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詨然

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竝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怗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令旦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

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𤛓避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𤛓牛小繫於閣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黒色儐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聽事東閣内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狀皆符同

具以此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内逼世承守轘轅為顥所禽顥讓而臠之莊帝還宮贈司徒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為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為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為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宜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

師
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莊帝初封樂鄉縣伯榮死
與世隆赴晉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為太尉公四面大都
督封常山王與尒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
節閔帝時為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兼尚書令東
北道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與齊神武間之與尒朱兆
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經為
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發病及至母責

之曰汝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遂西走灃波津為人執送椿囚之送齊神武斬之都市

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孝昌末榮據并肆仍以天光為都將總統肆州兵馬明帝崩榮向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為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元天穆東破邢杲

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後并肆不安
詔天光兼尚書僕射為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
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還京師改封廣
宗郡公初高平鎮城人赫貴連恩等為逆共推敕勤酋
長胡琛為主號高平王遥臣沃野鎮賊帥破六韓忉黄
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万俟醜奴來寇涇州琛後與
莫折念生交通侮慢忉黄遣使人費律如至高平誘斬
琛為醜奴所并與蕭寶夤相拒於安定寶夤敗還建義

元年夏醜奴擊寶夤於靈州禽之遂僭大號時獲西北貢師子因稱神獸元年置百官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至雍又稅人馬合得萬疋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百下榮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禽其行臺尉遲菩薩醜奴棄岐州

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夤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竝降唯賊行臺万俟道洛不下率衆西依牽屯山據嶮自守榮責天光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百詔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絶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為大將軍天光乃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破其東城賊遂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

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謂慶雲可以早降若水决當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相知須水令爲小退賊衆安悦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昏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禽獲賊窮乞降而已天光岳悦等議悉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梁鄯善咸来欵順詔復天光前官爵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下隴

與岳圖入洛之策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為廣宗王元曄
又以為隴西王及聞介朱兆已入京天光乃輕騎向都
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告
天光天光與定策立節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禽之
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于等據有河
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内懷憂恐不暇
他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

既振尒朱兆仲遠等竝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橋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竝送於神武神武送於洛斬於都市尒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為不同矣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

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乂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歛乘勢

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逮於靈后

反政宣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尒朱榮緣將帥之

列藉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頹拯弊

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顥戮邢杲揃韓

婁醜奴寶夤咸梟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

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

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于末跡凶忍

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揹蹤兆為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揃剝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己天下之命懸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殄滅抑亦魏紓其難齊以驅除矣

北史卷四十八

北史卷四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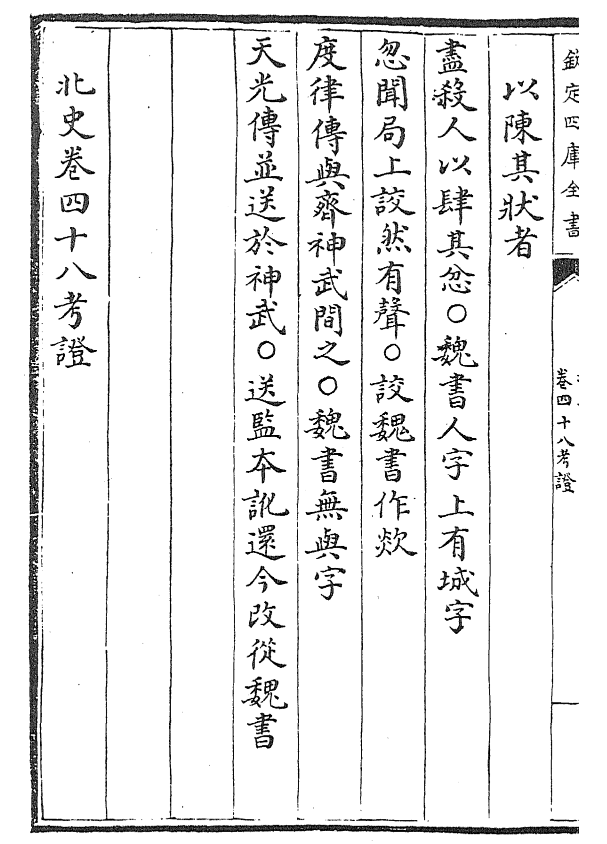
尒朱榮傳於時人間猶或云榮欲遷都晋陽○監本缺猶字今從南本增入

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不監本訛下今改正

於是内外喜叫○叫監本訛叫今改從南本

兆傳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縶魏書作縶今各本俱同仍之

世隆傳乃為匿名書自榜其門○魏書或有榜世隆門



以陳其狀者

盡殺人以肆其忿○魏書人字上有城字

忽聞局上詨然有聲○詨魏書作欻

度律傳與齊神武間之○魏書無與字

天光傳並送於神武○送監本訛還今改從魏書

北史卷四十八考證